

【长篇小说】

橡子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脆弱

脆弱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脆弱/橡子著. —北京:中国电影出版社, 1999. 10

ISBN 7-106-01544-X

I. 脆… II. 橡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62737 号

- 书 名 脆 弱
作 者 橡 子
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印刷学院实习工厂
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
199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印张/10.25
字数/240 千字
印 数 1—10000 册
国际书号 ISBN 7-106-01544-X/T·0244
定 价 16.8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	白色。羞耻素。交叉小径的花园	1
第二章	启蒙时代的爱情。紫色。什么是红移？	47
第三章	情书研究。灰色。从伟大的亢奋到绝望的虚空	86
第四章	远征。黑色。小南庄狂欢	112
第五章	蓝色。诗歌活动。爱、忏悔和赞美三重唱	159
第六章	性爱修辞学。粉紫。带着滚烫的开水起飞	208
第七章	秽物与花朵。红色。我为什么看见了朝霞	264
在逃避中写作(访谈)		315
后记		325

第一章 白色。 羞耻素。 交叉小径的花园

1

五月是哺乳的季节，槐花和尘土喂养着这个庞大的都市。

槐花的气味在日子里弥漫，从早到晚，从薄暮到清晨，从清亮的血液到空洞的肺。随着花粉连续而轻微的爆炸，类似乳汁的香味从略略抱紧的花瓣中间扩散开来，借助空气的波动，很快渗入城市的衣衫里、肉里，它把松散的老城墙浸得更加酥软，给坚硬而辛酸的立交桥抹上一层蜜，偶尔，它还与汽车的尾气调情。

槐花让韩波的日子变得难过。每当远远望见一树树白色的花簇，他总担心自己鼻子里的那些嗅觉细胞会当街歌唱起来。那些敏感的小土豆，一旦它们开始骚动，就会让大脑里的每一根神经都变得肿胀。

电车里除了人没有别的。他徒劳地举着右手，抓紧上方油

腻的横杆，左手却被两个陌生人的屁股牢牢夹住，但他仍然感到幸运，他面对的是一个男人的后脑勺和耳根，而不是一整张陌生的脸。他憎恨陌生人冷漠的脸，这是他害怕城市的原因之一，那逼近的脸总会让他胆怯。他需要阴影与安静。他在想着与槐花有关的某些事情，某些骚动不安的碎片，它们始终在血液深处游动着，漫无目的，没有方向，但是在某个时刻却能被召集起来。

因为一个梦，他整个白天都无法把自己的精神捏拢。那甚至算不上一个梦，不过是梦的碎片。黑暗中浮现出一个丰盈的女人身体，有着紫色的筋络。很小的时候，他从别人家的地里偷拔一只水萝卜，把它的表皮一圈一圈剥掉，露出水汪汪的、有着细密网状花纹的萝卜瓢，就是那个样子。可以生脆咀嚼的女人身体。它一定和槐花的气味有关。

他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样的身体。它与剥去表皮的萝卜的近似，却引动了一种类似乡愁的东西。在他那个记满各种各样谰语的大本子里，他写过这么一句话：乡愁就是对一个佚名女人的思念。不知她是谁，多大年龄，是否认识，却无法抑制地想念着她。这实在太奇怪了。而且，他责备自己，写这种东西没有丝毫用处。

电车前后晃了晃，停了下来。他用尽热情去挤，总算下了车。他的上衣被挤得面目狰狞，但他实在不想让电车给带到远方去。和预计的差不多，他差一点就要迟到了。剧场里的灯已经暗了下来。看台上的人们放下手里的土豆片，减轻了呼吸，等待着什么。穿白上衣黑裤子的领座小姐冲上方一伸手，示意看台后边还有空座。他有些惶急地找到了一个位置，鼻翼微微出了一点汗。

他听到了座椅在身子底下发出的嘎吱声，这让他多少有些难堪。剧场不大，从结构上看像个大食堂，拆掉了天花板，露出了内脏、钢的横梁和各种大大小小的灯盏。一辆被卸掉四轮的

银灰色老式伏尔加趴在表演区，距它不远是一个搪瓷大浴缸，还有几束黄花，一把吉他，几台老式黑白电视机被绳索捆绑着叠放在一起，旁边斜倚着一幅麦当娜宛如处女的画像，小影碟散落一地。突然，剧场里响起了弹唱的声音，照明灯灭了，几圈花色的光晕落在伏尔加与浴缸之间，演出开始了。

戏中有一个女子和两个男人。一个面色惨白发型良好的男子对生活感到厌倦，沉溺在浴缸中不能自拔；另一个则脸色血红、头发处理得像是古罗马武士的头盔，全身还充满着粗鲁的欲望。穿红色上衣的女人很漂亮，身材像一首质地良好的叙事诗，韵脚在胸部和臀部摇摆，遗憾的是，她唱起歌来势如破竹，大有不把观众唱成脑震荡就决不罢休的意思。

从灯光暗下来的那一刻起，一丝香水味就搅得韩波心神不宁。他的左侧坐着一位穿黑色衣裙的女子，从侧面看上去，她的神情很是专注。她的裙边实际上就粘在韩波的裤腿上，这让韩波时不时感到左腿有些发热。发热。他很难堪，香水味和黑色的裙边让一台戏变成了台词的碎片。他暗暗希望这台戏早点结束，但又希望这种静坐持续下去。

胡思乱想一阵，那戏真的结束了。势如破竹的女演员很激动地被献了花。大家鼓掌，然后散场。

出门时，韩波放慢了脚步。穿黑衣的女子几乎就和他并排走着。一阵风呼地掠过，把一绺长发打在了韩波的脸上，让他猛地一愣。他转过脸，姑娘正伸手把头发拢过去，几乎是在同时，他们微微笑了起来。夜风凉爽，天空浩大，某种沁人心脾的东西不经意间袭来。

戏好吗？你看得挺认真的。话一出口，韩波有些后悔。他觉得自己说话的口气像是这台戏的导演或编剧什么的。

挺好的，姑娘抬头看了他一眼，你觉得呢？

戏瓢儿挺好的，可惜有些乱，什么都往里塞。

塞什么啦？我可没看出来。她的直率中带有一丝漫不经心。

比如说那段特别好玩的——“没事儿读读哲学，喜欢谁？”“虚的。”“读读诗？诗是心灵的翅膀。”“酸的。”——那是吴胖子的一首诗，名字好像是叫……《好事者问答》。

是吗？她很惊奇，不是装出来的那种惊奇。谁是吴胖子？我怎么没听说过？

你认识很多诗人吗？她迟疑地摇了摇头。吴胖子在西安呢。

一辆又一辆车从身边开过。他们走到了剧院对面的一家当肯快餐店外边。姑娘停了下来。韩波也停了下来。等出租吗？她点了点头。看着她柔和的脸庞，韩波心里一热。进去坐坐好吗？还早呢。

姑娘转过身来，很认真地看了他一眼。

2

每天，每个地方，总有许多女人从韩波身边走过。这是一个庞大的都市，一切都在运动，房屋、街巷、塔吊、花朵、时间、欲望，还有爱情，但是，韩波只有过很少的几次艳遇。他不是一个善于开创艳遇的人，他的勇气往往在想象中就消磨殆尽了。他在城市中间流徙，不断地换工作，也不断地换住处，但处境并没有什么改善。

最近的一次艳遇发生在他和女房东之间。他刚通过朋友在

衙门口一带租到了一套一居室，因为有朋友牵线，房租比较便宜。这个小区被几座有着红色尖顶的塔楼笼罩着，就像是被几具阳物看护着的处女草地一样。小区里还没怎么住人，一到夜里，一个个黑洞洞的窗户看上去十分瘆人。

小区通煤气那天，按照物业管理规定的规定，房东一直在家里照看着。韩波下班回来时，她还没走，正在厨房里忙活着什么。她用女人年过四十的不在乎劲儿对韩波说，去买瓶葡萄酒回来，我正给你做饭呢。

向晚的天气还很凉。女房东穿着一套质地很薄的蓝色长裙。胸部的开口很低，露出了白皙的皮肤，皮肤上洒着一种有别于少女的丝丝光泽。最后的光泽。韩波在连锁店里挑了一瓶干白。我没有想得太多。付账的时候，他对自己说。实际上，他知道自己正在想什么。房东的模样被他完完整整地复制在虚幻的视野里。她比韩波略高，北方女人特有的宽大骨架。第一次见面时，她就装作随意地拍着韩波的肩膀。她的笑容里含着一种吮吸的东西。蓝色的眼影，对一切洞然于心的眼神。她眼角的皱纹也很清晰，她的鞋，式样笨拙……

他们一起吃晚饭。天色慢慢暗下来。韩波几次要去开灯，但每次都被房东制止了。光线暗一点更有情调，亏得你还是个文人呢。她的泰然里藏着一些无耻的花粉。韩波不愿意承认的紧张感终于在他体内爆炸了，各种碎片飘散开来。一种想当然的东西。房东到厨房里漱了漱口，坐到房里惟一的那张旧沙发上，脱掉了白色的、式样笨拙的高跟鞋。沙发的式样也很旧，木质扶手，靠背上的布面已经说不出颜色。她的屁股底下有一块色调粗俗的浴巾，那是韩波的第一个单位发的福利品。

过来，她在暗处招手。韩波正装作勤快地收拾桌上的残羹

剩饭。

他坐到房东身边。双腿夹住了双手，似乎在掩护什么。他笑了笑，嘴唇有些发干。

房东伸出左手，勾住韩波的后脑勺，凑上去吻了他一下。结实实的吻，类似于咀嚼。怎么，我配不上你？韩波在黑暗中摇头。他把手从房东的宽袖中伸进去。并不绝对陌生，也不是想象的那样松弛。房东闭着眼，眉毛不由自主地皱起来。她仍在发号施令，叫我姐。叫。

跟以往没什么不同，韩波总是处于被动的尴尬位置，但他在尴尬中感到舒适。在他时间不长的情爱生涯中，他也曾尝试过主动，但几乎总是惨遭败绩。有一次，在电影院里，他斗争了一个小时，才鼓起勇气去握一个姑娘的手，那双手与姑娘的年龄不太相称，手指长而有力，似乎被绳索锻炼过。这时，电影正进行到所谓的快板阶段，情节紧张，音响排山倒海，而姑娘则急于知道肌肉澎湃的白人男主角怎样打开手铐。她甩脱了韩波，嘴里还嘟囔了一句：别这样。从此，韩波几乎再也不请姑娘一块儿看电影了。有的电影令人厌倦，让看电影的人自觉趣味卑劣，有的电影则过于吸引人，它把韩波试图营造的隐秘氛围扫荡无余。

韩波完全是下意识地对黑衣姑娘发出了邀请。他随口一说，马上就后悔了。他下意识地预支了别人的拒绝。

那天，他从办公室仓促赶往剧院。戏票是主编给的。那东西只有年轻人才爱看，她说。接过戏票时，他看着那只皮肤堆起、骨节变形的老手，心里不禁就抽紧了。不忍心想象它的青春时代。每当主编声情并茂地唱起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时，它总还

是不遗余力地扞在胸口，试图摠住往昔的鹿、兔子和山羊。

他仓促赶往剧院，一如既往地没有收拾自己。衬衣领子已经脏了，韩波对此心知肚明。他的裤子和鞋都是没头有脑的货色，介于整洁和破烂之间。那姑娘穿着质地很好的黑色衣裙，那黑色一到明亮的灯光下竟变成了深紫，有一丝淡淡的神秘与忧伤。只是在韩波的臆想中，她显得忧伤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倾向于把他喜欢的那类女子和忧伤扯在一起。她怎么会忧伤呢？她活在属于自己的时代里。除了拒绝韩波，她似乎不该有别的反应，但奇怪的是，她没有。她用木制的小勺一口一口地吃着香草冰激凌，不时用柔软的面巾纸擦擦嘴角。

她说她叫辛瑶，在一家做机械生意的意大利公司工作。

她笑的时候总是微微低下头，不是害羞，而是收敛。当她低头时，她耳边的一绺头发便垂下来，造出温柔的阴影。

3

心理医生喜欢追问病人的童年时代，写作者也是。写作者编织笔下人物的往事，为自己的描述寻找雄辩的理由。

韩波为什么喜欢充当宾语？当他试图做主语时，他为什么无法构造一个美好的句子？他天生就是如此吗？

韩波现在还保留着一张拍于初中一年级时的黑白照片。照片出自一个返城的女知青之手，用老式海鸥 4C120 单镜头反光相机拍摄，照片价格相当于一斤鸡蛋。少年韩波以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表情站在南方的阳光之下。

开阔的大脑门上，一绺头发像三角旗似的覆盖下来。因为南方的阳光太过明亮，他微微眯着眼睛，这样一来，显得有点瞇

脱万物的意思。更令人神往的是，他挺着个胸脯，仿佛怀揣万里河山。

就因为怀里有万里河山，所以当这少年把一张纸条塞到一个女同学的课桌抽屉里时，他觉得理直气壮。那个时候，他干什么事都理直气壮。理直气壮地有好成绩，理直气壮地成为校长的宠儿，理直气壮地夸奖女同学：你像珍珠一样美丽、明亮。

有幸读到这张纸条的，是一个出身贫困，上有姐姐下有妹妹，但成绩同样很好的小姑娘。一度，她和韩波坐在同一张课桌上。在火热的夜里自习时，他俩半裸的胳膊肘时不时碰在一起。那是无邪的接触。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，韩波的语文不错，经常描写春天，而她的数学则出类拔萃。这是个很要命的区别，它几乎规定了韩波的一生。对于韩波来说，写一张赞美姑娘的纸条和写一篇赞美春天的作文没有什么两样，都是出于抒情的需要。在他小小的火山里，必须有一些小规模岩浆时时涌流出来，以维持心灵的平衡。但数学女孩对世界的看法是冷静而明晰的， $1+1$ 必须等于 2，决不会在情绪高涨时等于 3，也不会 在情绪低落时等于 0。从这样一种简单而明确的世界观，可以推导出数学女孩的方法论。她当众尖叫了一声，然后把纸条交给了班主任。

剩下的事有点像宗教迫害。年轻的班主任刚刚走上重要的工作岗位，一直盼着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，现在，命运终于微笑了。班主任有条不紊地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，总的思路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。少年情书大师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他先是试着抵赖，直到班主任把纸条和他的作文本放在一起时，他才沉默了。

于是学校里有了舆论。舆论就好比在纯净的空气里放了一

个屁，所有的人都闻到了屁味，并跟着说屁话。大家都在传言，初中一年级有个作文高手在“谈恋爱”。在一座乡村中学里，“谈恋爱”三个字比通奸更可笑，更下流，更为人所不齿。就这样，韩波刚刚蹿出头的情爱才华被千万只脚反复踩踏。一种致命的羞耻感被注射在他的血管里，流遍了他的身体。

多年之后，韩波读到了《圣经》和《红字》，他模模糊糊地对原罪有了一点了解。他试图给自己做血液透析，但是羞耻感已经和灵魂长在了一起，就像梨木嫁接在砧木上并已长成参天大树一样。他彻底忘却了该怎样写情书，尽管他已经成为驯服词语的大师。为了治愈自己的羞耻感，他曾经在一个深夜去敲女诗人的门，无耻地跟她说：我想和你做爱。理所当然，他遭到了拒绝。

他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，因为他完全没有掌握他的时代的气质。做爱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并不为时代所排斥，但是与数学女孩所坚守的明确和清晰不同，女诗人需要暧昧，需要情绪预热，比如在朦胧的月光下散步，和着淌水的声音吟诵叶芝，一起吃西餐并且喝一点波兰产的葡萄酒等等，以便让女诗人变得湿润起来。这些最基本的情爱技巧，韩波全然不会或是拒绝使用，这只能归咎于多年来他荒疏了练功。他有天分，但是惨遭修理。这棵树不光被剪掉了树枝和树叶，树干也被砍得千疮百孔，连树根都被松动了。

4

韩波的父亲得知他这么小就“乱搞男女关系”，心里虽然有恼火，但更多的是得意。作为一个养鱼人，他能想出的最严厉

的惩罚是让韩波在鱼塘边呆上一整个夏天。这个决定是在放暑假后第一个傍晚做出的。因为犯了过错，韩波很乖巧地坐在柴窖里，帮助母亲烧火煮饭。他像一块湿的劈柴，被火焰舔出了一身大汗。养鱼人从水缸里舀了一瓢水，喝完后，简单地宣布了这个决定。于是每天夜晚，韩波都睡在鱼塘边的窝棚里，和一根火铤作伴。一是防着有人挖塘放水，二是防有人偷鱼。

那些夜晚韩波感到孤独，而孤独有利于反思过错。夜里，星辰满天，天空像一件千疮百孔的蓝色衣衫披在他的身上。吸足了热气的大地在深深地喘息，发出一种水牛反刍般的声音。没风的时候，空气像一锅凝固的小麦面糊糊，黏在皮肤上，揭都揭不掉。偶尔风起，身上会颼地爆出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，令人如在仙境。远处有狗在叫，更远处有赶水的农民和守瓜地的农民交谈的声音，更更远处是河水在青石上摔打出的潺潺声，那声音从他有听力时起就从未消失过。而笼罩着这一切的，是青蛙不绝的呱呱。

蚊子多极了。韩波不睡的时候，总是在水塘边走来走去，他的身后跟着千万只蚊虫，好像一大群嗡嗡叫的近卫军。如果他打算睡觉，就点着两根粗大的稻草辫子，不让它烧出明火，只让它冒烟。因为烟里有苦艾的气息，蚊子退避三舍，他就能在苦艾的味道里迷糊上一会儿。一个夏天下来，韩波的每一个毛孔里都有苦艾的味儿。

看守鱼塘把他同一种午夜的狂欢隔绝开来。每到夜晚，村子里家家都摆出竹子做的凉床，那凉床因为被汗水浸泡多年，现出竹子所没有的深红色。门前的地上都洒了清水，灰尘不起。老人在竹床上打盹，或者讲古。姑娘媳妇躺在竹床上唱山歌，唱的无非就是哥呀妹呀心呀肉呀什么的。韩波就是在这些山歌里

接受了情爱启蒙,并且学会了隐喻和修辞。有一支山歌把女人的身体比作橡皮床,把下体比作养鱼塘。另一支山歌里,小姑问嫂子为什么偷情时,说的是为什么你的屁股上全是泥。夸张的手法也司空见惯,一个幽怨的女子在《十恨》之七里“七恨我的床,床有两丈长,绣花枕头有一双,缺少个有情郎”。这些山歌的曲调和着枣花的清香、桔子花的浓香、腐殖土的酸味以及女人身上的皂角味,深深地浸透了韩波的五脏六腑。

当然,韩波的情爱启蒙并不仅仅来源于这些歌。土地本身就欲望气息相通。村子里,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与男女之事有着瓜葛。播种,除草,收割,犁田,搓草绳,上草树,打情骂俏,摘豇豆,拔萝卜,上露天的茅厕,喂奶,病痛,在木盆中洗浴,驱赶讨厌的家狗,甚至包括孩子的游戏。刚上小学时,村子的孩子头总是把所有的男孩女孩掳上山去,在一条山沟里,沿着一道崖壁站好,然后头头命令开始男女搭配,做性游戏。有时,这个头头还让每个男孩都翻开包皮,看谁的包皮垢多,谁多谁就是英雄好汉。小孩们为了当英雄好汉,总在头头召集之前研点大米面洒在小鸡鸡里。比包皮垢是韩波最烦的游戏之一,因为他从小包茎,无论如何也没法把包皮翻开来。这时候头头总是鄙夷地说,你就算了。

在鱼塘边改造时,韩波经常想着这一切。他内心深深的耻辱感,有如儿时翻不开包皮。

5

韩波在后来那些被动的日子里,经常反思他的第一封情书。后来他终于得出结论:他的错误在于他的处女作太简洁了。它

有如一把太短的镰头，没有能够松动数学女孩 $1+1=2$ 的板结土地。他为他的简洁、他的措辞得体受到了惩罚。

而那个数学女孩，后来被另一个人用肉体攻克了，变得多少有些神经质。考了很多年，她终于考上一所师范专科学校，毕业后向孩子们传授 $1+1=2$ 。她糊里糊涂地结了婚，糊里糊涂地生了孩子，又糊里糊涂地离婚，生活在一个糊里糊涂的小镇上，被一个糊里糊涂的老生员追求着。她的嗓子由于尖叫太多而变得沙哑，而那明快的加法原则再也没有在她身上起作用。

6

我已经给出了一个我称之为经典文本的东西。一封情书，一个纸条，或者说，人在他的早年用冒失的双腿搅出的一点泡沫。但它是每个人都曾或早或晚地搅出过的，它尽管转瞬即逝，却在生命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痕迹。

有很多种经典文本。冒失的，伤感的，矫饰的，反矫饰因而显得尤为矫饰的，文本规定着我们的一生。也就是说，只需找出一些文本，就能给人的一生写出历史。人们在有意无意地制造文本。

好了，让我们先把文本放开，去看看韩波。他有一场不寻常的约会。

7

书店里没什么人，伙计们百无聊赖地一边整理架上的书籍，一边望着门口，指望着什么。这是一个阴天，门外的光线几乎是

淡绿色的。书店二楼的茶座也十分安静，似乎听得见空气碰撞的声音。

辛瑶希望能找到一个安静的地方，这儿的确够安静。除了一对躲在角落里被高大的绿萝挡住的情侣，这儿只有韩波他们俩。

他们在一个星期四的上午面对面地坐在一张桌子边，中间隔着一壶龙井茶。这是一次奇怪的约会，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在上午约会。上午，人们从各自的梦里醒来，几乎就不需要交谈，不需要抚慰。辛瑶似乎有一些歉意，是她选择了上午，而不是通常的傍晚，而且韩波呼了她许多次，给她留了很多信息，直到韩波以为她不存在时，她才给他回了电话。

尽管如此，此刻韩波仍然很满意。他眼中的辛瑶泛着一种淡淡的绿意。在光线平和的茶室里，辛瑶是一株疲倦的绿色植物。看着她平静的脸，韩波心中的丝丝怨恨荡然无存，仿佛他从未恨过她似的，仿佛她的音讯杳杳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。

茶壶是用一种灰色的砚石雕刻而成的，质地细腻，发着内在的光泽。茶壶的把手细巧而优美，被雕成一段弯曲的竹根模样。和茶壶比起来，桌子和椅子就显得太过明亮，茶红色的漆面上流动着润滑的光，事物和人的影子模模糊糊地印着，与记忆有几分相似。

你的手端着茶壶，真是好看。韩波意识到自己被自己的语调所感染。这是赞美的时刻。

辛瑶正微微俯身在桌面上。她没动，只是抬起眼睛，看了看韩波。她嘴角的笑意很淡，仿佛沉浸在时光之中不能自拔。你夸一个女孩子，总是从手开始吗？

韩波抓抓自己的额发，嘿地笑了一声。